



人间仙境植物园

钱成华

紫琅诗会

玉兰

与年有关(三首)

◎钱雪冰

跟随时光飞奔

到了年底
时光开始加速
不得已 跟随时光飞奔

我们只是急匆匆赶去通知春天
哈哈 又老了一岁

年夜饭

一年一度
爱祖国爱人民的叔叔阿姨
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
回到近乎陌生的老家
短暂而潦草 爱一回
父母准备了数月之久
一顿年夜饭

浑然不觉

低着头 一步一步
你走得信心满怀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
转回到出发地
与旧日的脚印重逢
你为什么浑然不觉

心心点灯

◎王嘉祥

这天晚上,我正在灯下爬格子,住在同城的妹妹打来电话:明天是娘的十周年忌日。大姐说,现在疫情严重,你们别回来,我和姐夫为娘上香磕头。大姐又说,娘眼睛不好,已请纸扎匠用红绸缎糊了两只灯笼,明天和其他衣物一起烧给她,让娘在那边提着好走夜路。放下电话,我脑海里渐渐浮现娘多少回打着灯笼,提着油灯、桅灯,多少回走夜路帮助乡邻的往事。

听我奶奶说,娘初嫁到王家时,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生我那年,年轻气盛的父亲正领着一帮穷兄弟在如西地区打游击,鬼子汉奸到处抓他们,迫得父亲东躲西藏。坐月子期间,娘整天担惊受怕整夜哭不停,从此两眼落下病根,白天看不清东西,夜晚更似盲人一般。娘打小忠厚听话,外婆将她的两只小脚硬生生裹成了两只“肉粽子”。娘心地善良,只要听说哪家有了难处,她总伸手援助,为此,村上老人小孩都念她的好。

全国解放那年,刚满6岁的我已有点记事了。那年初夏,村东头辫子爷的儿媳妇生了孩子,因缺少奶水,娃儿不上膘。娘白天在地里干活分不开身,晚上,她把家里积聚的几十只鸡蛋和两斤红糖都装在一只青竹篮里,点亮一盏油灯嘱我提着,又从院内的桃树上掰下一根嫩枝,插在我的帽檐上,说是桃木驱邪,夜里走路野鬼不敢挡道。在忽闪忽闪的油灯下,我们沿着弯曲小路惶惶而行,忽然从麻田里窜出一条大狼狗,朝着油灯一阵狂吠,吓得我的手一哆嗦,将灯油洒

了一地,瞬间我眼前变得一片漆黑。无奈只好牵着娘的衣角,慢慢摸索,终于赶到文秀家,辫子爷见我们一身露水,心疼得说不出话来。父亲排行老二,那时村上人都称我娘二嫂,文秀两代人也顺嘴喊,直夸二嫂有菩萨心肠。

1958年兴修水利,如西地区动员了十几万河工开挖焦港运河。生产队里有个叫水根的单身汉,积极报名上工地,却因身上没棉衣出不了门。娘知道后,翻箱倒柜,找出父亲不常穿的一件藏青色棉袄和一条黑色棉裤,又补齐了缺失的几粒纽扣。晚上找出家里护夜的桅灯,添上煤油、点上火,叫我提着陪她,将御寒衣物送到水根家。水根在工地上卖力挖土挑泥,工程结束后指挥部奖给他一只搪瓷面盆和一条印有“人民公社好”五个红字的白毛巾,他硬要把毛巾送给我娘做头巾,娘摆摆手笑着说:“年轻人做重活计流汗多,你们用得着。”

几度风雨,几度春秋。在村上一代一代人的口中,我娘从二嫂,到二婶,到二奶奶,再后来成了二老太太,辈分越来越大。娘的晚年并不寂寞,父亲走后,姐姐执意把娘从城里接回家,除她和姐夫精心照护外,逢年过节,村上老老小小总常过来看望二奶奶、二老太太,给娘送上时令食物,有的大娘大婶从大老远的邻村赶来,只为与娘说点陈年旧事,谈谈家长里短。

10年前的腊月初五,娘深夜去世,天空飘着雪花。依照如皋西乡习俗,送老人去殡仪馆火化,要赶在当天清晨烧第一炉,说让老人在

太阳升起时去另一个世界,家里人就大吉大利。从我老家开车到县城西郊的殡仪馆,需两三个时辰,那时,村上还大多是土路,比较宽的中心路上,也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沙石,虽说主干道上装了路灯,但因电费没着落,只有逢年过节晚上才亮一两个小时。乡村的寒夜,伸手不见五指。如何才能赶在天亮前把灵柩运走呢?我真一筹莫展。五叔想办法借来一支能装四节电池的手电筒,六叔摘下挂在猪舍里的桅灯,把灯罩擦得锃亮,他们都叫我不要担心,会有办法。

深夜,我守在娘的灵柩旁边,竟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凌晨两点左右,五叔约请的几个壮汉,把灵柩抬上了车,此时,我突然发现,平时乌黑乌黑的中心路上,竟亮着一盏盏马灯。远处,有一支支火把在燃烧,照亮长长的大路,宛若变成了一条有生命的火龙。这是村里人冒着严寒,连夜为娘升灯燃火送行。灵车刚发动正准备上路,突然全村的路灯都齐刷刷亮起来了,把村庄照成一片银色。年轻的村长苗德光动情地说,二奶奶为村上人点了一辈子灯,做了八辈子好事,我们不能让老人最后摸黑上路。

听罢此语,我的心瞬间被点燃了,泪水夺眶而出。

民间传说,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盏灯,人活着,灯就亮着;人死了,灯就灭了。望着大路上无数盏跳动的灯火,与明亮的路灯交相辉映,使我坚信,我娘头顶上那盏灯没有熄灭,她亮着呢,亮在全村人的心里,挂在天堂门前。

心窗
片羽

不忍春节涨价

◎施正辉

涨价是个敏感话题。付款人不赞成涨价,收款方希望涨价。无论认同与否,有些服务收费在春节前后普遍涨价已成惯例,且不可抵挡、难以逆转,除非没有买卖。

壬寅年腊月中旬,我去理发店理发,店家只许我即时付款,不支持消费卡上扣款,价格上涨20元。下旬去洗车,涨价40元,直接微信扫码支付100元,上年同期单价为80元;送一只羊腿到菜场摊位请摊主斩切成块,35元,高于平时15元;带了一只鸭子去农贸市场杀鸡鸭门店,25元,较上月多付了10元。对于此类涨价,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。

诚然,省钱又不受气的最佳办法就是有些活儿亲力亲为。比如宰鸡鸭,有时间、有本事亲自动手,敢持刀向脖放血,愿烧水浸泡去毛、会开膛破肚洗净,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没有个把小时还真搞不定;有时火候把控不准或操作不到位,鸡鸭皮肤破损或脚皮去除不净等尴尬之事大概率发生,且搞得鸡鸭味充斥厨房。又譬如斩羊肉,家里常用的刀俎难以胜任,用力与角度不容易掌握,块儿大小不均、不同部位切法不对,复刀位置不重合出现骨肉细碎,诸多问题让我知难而退。看起来,自己清洗汽车似乎容易些,我两个朋友买车数年均自己动手擦洗。十七八年前刚有汽车时,我曾手持抹布自洗爱车,但总觉得花时长又洗得不彻底,所以习惯于有劳洗车店工人清洗。类似前述服务行业,到了春节前后涨价点价早已成为铁定的潜规则,有甘愿多付钱,也有心存不甘的。幸运的是骂声不多,绝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个无奈的现状。

好在到超市购买刚需的日用品未因过节而涨价,菜场上的菜价居高之日屈指可数,这样,对绝大多数老百姓过节而言影响不大。换个角度思考,国家规定春节这样的国假日上班的话,必须享受三倍工资。所以,理发、杀鸡、洗车等服务收费适度上涨完全能接受,也以心服悦纳为上。市场规律引起的涨价不容置疑,犯规的涨价需要市场的自身节律调整,同时更需要行政管理的力量调控。我并不反对春节前后有些服务收费涨价点价,只是不愿看到涨价太离谱,失控到没了天花板。我关心的重点是涨价后的收入分配,是否比较合理地惠及直接付出艰险的一线劳动者。不地道、不合法的涨价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,极有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,必将遭人诟病与唾弃。

任何人任何时候做合法事、赚良心钱都无可非议。欢度春节,消费者适当多花些钱购买服务,节省时间与精力,活儿又干得专业漂亮,付钱的、收钱的皆大欢喜,共同图个圆满收官、良好开端和节庆氛围,属于双赢之举。所以,我从不忍春节涨价,对理发、宰鸡等涨价,深表理解;更对合法的涨价、涨价后的合理分配及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,充满信心。